



秋色斑斓的红旗农场

闫英学

当季节的列车驶入秋季,位于东北四大灌区之一的前郭灌区红旗农场便开启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那独特的秋韵,让人心驰神往。

行走在农场的小路上,两侧的树木换上了绚丽的新装。杨树的叶子有的变得金黄,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片片金色的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为大地铺上了一层柔软的地毯。拾起一片落叶,那清晰的纹理宛如时光的印记,诉说着季节的故事。

继续前行,一望无际的稻田映入眼帘,水稻几近成熟,稻秆上垂挂着颗粒饱满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头,像是害羞的少女,热盼着情人来约会。微风拂过,微黄的水稻沙沙作响,仿佛在演奏着一曲丰收的乐章,传递着大地的喜悦与富足。

那连片的水稻试验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像是身着不同颜色的迷彩服即将接受检阅的“士兵”。五颜六色的稻穗让人惊奇:金黄的,黑色的,还有棕色的,一波接着一波,一直延伸到远方。

红旗农场的水稻专家孙站长介绍,这里是农场的实验基地,是专门培育良种的水稻试验田。黑色的稻穗生产出来是黑色的大米,棕色的稻穗生产红色的大米,还有散状的稻穗是糯米(俗称:黏大米)。它们都是水稻中的精品,经过严格的培育后,陆续走出试验田,进入批量种植,不久就会走向市场,成为大

米家族中的“佼佼者”。

水稻技术专家在水稻试验田辛勤劳作,他们的身影与金黄的稻田构成一幅最美的秋收画卷。每一粒稻谷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与汗水,也承载着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除了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外,我们在返回农场场部的路上,还意外地发现了长在水田边缘地带,像是水稻又并非水稻的一种青绿青绿的农作物,一时摸不着头脑,只留下疑问在心里。

忽然间,我们发现路旁有一群人,正在收割这些让我们看不懂的“农作物”,一袋袋装起来堆放在路边。停车仔细查看,一段一段像是“竹笋”的模样,一问路边人,才解开了“谜团”。

原来,他们是农场职工,正在收获的东西叫“茭白”,有“水中人参”之称,很受南方人的欢迎和喜爱。在农场种植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当地的市场上也有出售。农场职工在生产水稻的同时,还做起了“买卖”,据说,收入很是可观。

果然,中午在吃工作餐的时候,厨房老师傅做出了一道拿手的辣炒“茭白”。乍看起来,“茭白”如竹笋一样的颜色,但初入舌尖时,既有豆制品的口感,又有竹笋的味道,还有菌类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果然没有白来一趟红旗农场。

一路走,一路看,红旗农场的秋色壮观得让人心旷神怡,这里还融合了自然的山水之美。

农场周边的景致在秋天的渲染下,呈现出红、黄、绿等多种色彩交织的壮丽景观。沿着稻田间的小路漫步,偶尔还能看到小动物在林间跳跃,小鸟在枝头欢唱,为这宁静的秋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

红旗农场的秋天,不仅仅有自然的美景和丰收的喜悦,还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这里的民俗文化独具特色,在秋日里,人们可以深入成熟的稻田里体验。走进当地人家,热情好客的主人会端上香甜的瓜果和自制的美食,邀请你一同品尝。围坐在一起,听着他们讲述农场的变迁和生活的点滴,感受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民风,仿佛时间都在此刻慢了下来,心灵也得到了了一份宁静与慰藉。

中午,阳光洒在红旗农场的大地上,整个农场被笼罩在一片温暖的金光之中。那金黄的稻田、黄绿交织的林草、错落有致的房屋,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色彩,宛如一幅精美的油画,美得让人心醉。而随着夜幕的降临,农场又换上了一袭深蓝的长裙,点点繁星闪烁其间,蛙声、虫鸣此起彼伏,奏响了一曲美妙的秋夜交响曲,为这宁静的秋夜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红旗农场的秋色,是一首优美的诗,是一幅绚丽的画,是一曲动人的歌。它以那独特的韵味,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牵动着人们的心弦,让人沉醉其中,久久不愿离去。

秋至中途

叶淑华

独倚轩窗
把自己站成一道孤影
在叶儿枯黄的时候
便裸露出透骨的怜惜
谁,轻轻伏在我的肩头
低声细语

谁把装有寒蝉的旧梦
悄悄裹紧
谁又能,把雁归雁去的使命
化成如雪一样的絮

伏案提笔
留下几行不能言说的秘密
倘若西风
不能褒奖岁月的静美
那就勇敢地地和落雪
有一个约期……

一场独特的秋雨
被洗得缠绵清晰
在瑟瑟的西风,吟诵
潮来潮去

明月别枝惊鹊

左晓昕

目送黄昏远去。在一阙宋词里
等风,亦等那轮明月

那深陷时光褶皱里的跋涉
终究,成了无人认领的修辞

铺开的思绪,顺着夜色的掌纹
纵向延伸。而年轮
却在情愫暗剪的光阴里,打结

晚风滤掉了燥热。经过窗口时
我听见,它与花儿私语
恰在此时,月光倾泻枝头
惊飞了,栖息的喜鹊

窗外,斑驳的树叶
筛落多少遗憾与不甘

犹如,被惊醒的残梦
我的叹息,正被月光慢慢漂洗

墙上的“三字经”

马明清

驻村第一书记老马刚来村里,一下子被村民的“任性”搞得焦头烂额。垃圾随手扔,左邻右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他率领的驻村工作队最初规划的美好蓝图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烟消云散。

苦思冥想多日,老马灵机一动,决定将《村规民约》编成朗朗上口的“三字经”,涂刷在村头巷尾的文化墙上,村民一走一过就能看到“三字经”,让墙上的字“说话”,约束大家的行为规范。

“埋汰大王”周万年是五保户,又是村里的脱贫户,素来邋里邋遢,房前屋后乱七八糟堆满杂物,路边沟杂草丛生,左邻右舍看着都不顺眼,却又无可奈何。自从“三字经”上墙,“净齐美,好家园,环境差,人人烦”就刷在他家外墙上,这句话天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总觉着有人时不时在他耳根子念叨。起初,老周嘀咕:“就几个破字,能管啥用!”可架不住谁路谁念叨,连小孩子放学都指着墙面大声地念。老刘越听越不顺耳,总感觉大家是特意念给他听,索性每天捂住耳朵。过几天,这句话还是在他耳朵里嗡嗡。实在坐不住了,不都说我埋汰吗,我就收拾给你们看。于是抡起扫帚,屋里屋外,沓儿胡同,一顿收拾。等老马书记再去他家时,只见小院子周围焕然一新。老刘挠着头苦笑着:“天天念经,烦死我了,现在耳根

子总算清净了。”

李信和王清两户人家因篱笆墙20公分的边界吵了很多年,互不相让。老马几次上门调解,奈何谁也不服谁。一天,王清大哥蹲在地上,一边抽烟,一边死死盯着外墙上“邻里间,有情谊,互帮忙,如兄弟”发呆。正巧李信家嫂子出来倒垃圾,她随口说:“王大哥,你说说,咱这些年为这点边边角角伤了和气,真不值当。”两人盯着这12个字,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觉着墙上的话在理。当场坐下来重新丈量边界,两家从此握手言和。此情此景被工作队队员小李看到,他随口吟道:“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过去,村里红白事讲排场比阔气,很多家庭因一场宴席负债累累。“红白事,节俭办,酒席宴,要简单;吃穿住,照料强,生厚养,简单葬”成了新的风向标。村东头老李家娶媳妇,没有豪华车队,没有大摆酒宴,不收份子钱,就在自家小院子里随意弄了几桌家常菜,邀请亲朋好友热闹热闹。大家纷纷夸赞:“老赵家的婚礼,有烟火气,有人情味,还不浪费,挺好挺好!”

那天一早,老马看着墙上的“三字经”,再看看如今村里的变化,偷偷地捂着嘴笑了,一不小心,竟笑开了村口的那片李子花。

入秋先收麻

王爽

《二十四节气歌》里有一句“处暑动刀镰”,但对于北方而言,此时收割庄稼尚早,即使开镰了,第一刀收割的也只能是麻。麻是用来制作长、短、粗、细不同的绳子的。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绳子的地方很多,因此生产队每年都要种植几亩地的麻。

收割时,从麻铺子里选出两三根细的做绕子,把麻打成大小适当的捆子。由于麻的内茎较脆,做绕子之前要捋一捋,使其柔韧一些再去捆。麻秆比较高,需要在上下各捆一道绕子。割下的麻要一捆捆地装上车,运到村子就近的水泡子旁,投放在水里边沤泡起来,也叫沤麻。

沤麻之前,先在近一米的水深处选好距离,把几根木桩子钉在泡子里,再将麻捆子一层层挨紧摆放在木桩之间,最后还要压上一些泥土或石块,使麻捆子完全浸泡在水里。经过几天的浸泡,使其脱去果胶,泡子里便会有气泡冒出,水面浮出一块块绿沫子,散发出呛鼻的辛辣味。如果水泡不大,很可能有被呛死的小鱼漂浮在

水面上,就连鸭子大鹅也不愿靠近这里。

沤麻需要时间,一般在一周到十天之间,这与当地的气温有直接关系。如果时间过了,麻坯子就会从麻秆上脱落,也称脱裤子,麻就不结实了。如果沤泡不到火候,扒麻时就会“护皮”,麻坯子贴在麻秆上扒不利索。因此,把麻沤到六七天时,队长会派有经验的老农每天过去查看一下。一旦发现沤好了,就让社员放下手里其它的农活,赶紧过去起麻。

在起麻的大泡子沿,一时间热闹起来。由两个身强力壮的男社员下水捞麻。这两个人仅穿着裤头,拿着铁锹,下到泡子里掀掉压在麻上的石头,铲净泥土,再把麻一捆一捆地贴着水面推到泡子沿。此时,他们身上挂满沤烂的麻叶子,又臭又脏。泡子沿上有人拿着二齿钩,将推过来的麻捆子搭上岸,分给等着扒麻的人们。乡下有个老规矩,扒出来的麻秆归扒麻的人所有,扛回家晾干后用于做饭时引火。因此,扒麻时会招来全屯子的男女老

少参与其中。

扒麻的方法是,从一棵麻的根部将一半的麻坯子翘起来往下扒开,随着两臂张开将麻撕扯到另一头时,用一只脚蹬开,然后再去扒剩下的麻坯子。扒下来的麻坯子在水泡子里洗涮一下,冲去淤泥和污垢后,交到生产队的保管员手里。生产队除了有成片的麻地,还会在庄稼地的垄头种几株麻。由于垄头通风好,麻会生长得更壮实,可以抵挡禽畜进地里祸害庄稼。这些麻不沤不扒,只用于收获成熟的麻籽,用做牲畜的精饲料。

另有一种野麻,又叫青麻,有桃心形的叶片,开着漂亮的小黄花。待花落后,便结出麻桃子。此时将麻桃子掰开,里边夹有籽粒。籽粒未成熟时是白色的,味道微甜。成熟后的麻桃子,里边的籽粒变黑,质地坚硬。青麻成熟得较早,也要早收割。一般会种在场院里或某一块薄地上。青麻也需要沤,也能扒出麻坯子。如果把青麻籽卖给收购站,价格不菲,据说可以入药。

